人身保險被保險人身分異動與保險利益之認定

▲劉森榮

壹、案例事實

甲公司以其為要保人，以其員工乙為被保險人，於111年7月15日向丙保險公司投保一年期團體傷害保險契約，乙於112年4月15日自甲公司離職，甲公司也並未通知保險公司辦理員工離職退保，後乙於112年7月1日發生意外事故受傷，再向丙保險公司申請保險理賠，惟丙保險公司則以乙發生意外事故時已自甲公司離職，非屬甲公司員工，甲公司對乙已喪失保險利益，依保險法第17條規定，該團體保險契約失其效力，故拒絕給付保險金。

貳、問題說明

依保險法第16條：「要保人對於左列各人之生命或身體，有保險利益。一、本人或其家屬。二、生活費或教育費所仰給之人。三、債務人。四、為本人管理財產或利益之人。」本件乙為甲公司之員工，二者間具有僱傭契約的法律關係，依前開第16條第4款規定，甲公司與員工乙間具有保險利益應無疑問。然而人身保險契約訂定時具有保險利益，但於契約訂定後常因被保險人身

分異動，如夫妻離婚、債務人還清債務、員工離職等原因致保險利益消滅，此時保險契約是否依保險法第17條規定因保險利益消滅而致無效？本文嘗試探討如下。

參、保險利益的概念與功能

保險利益在英美法以 Insurable Interest 稱之，按字面可直譯為“可保利益”，詳細來說，對於投保客體（財產、人身）的安全，或某種事故（責任）的不發生為有利，反之則有損害的利害關係就是保險利益。在財產保險中，保險利益是指被保險人對於保險標的物、特定財產上利益或一般財產上所具有的特定利害關係，此項利害關係將因保險事故的發生而遭受破壞，因事故的不發生而繼續存在。在人身保險中，保險利益則是指要保人對於被保險人之生命、身體或健康所具有的經濟上、精神上或感情上的利害關係。

依學者通說，保險利益概念的存在具有以下三種功能：

一、防免賭博行為

保險制度在早期發展時，因為其射倖性與賭博行為類似，外觀上很容易與賭博行為混淆，但保險制度具有「分散危險」的積極功能，與賭博相反，應受到法律制度的肯定與鼓勵，保險契約如果沒有保險利益的要求，則任何人都可以用無任何關聯之客體投保，當保險事故發生時保險人仍須給付，那就跟賭博行為無異，也將妨礙保險制度的健全發展，所以透過當事人須對保險標的物具有保險利益，以禁止藉由保險達到賭博之目的。但在保險制度越趨成熟的今日，此種功能也逐漸不具有重要性。

二、防止道德危險

所謂道德危險，是指因為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之主觀心理狀態，對於保險利益所帶來的潛在危險，例如被保險人基於請領保險金之目的，故意導致保險契約所約定之危險發生。由於保險事故的發生，將使被保險人的保險利益受到破壞，被保險人也將因維護自己的保險利益，而不至於促使保險事故發生，而被保險人如果對保險標的沒有保險利益，為貪圖保險金更容易故意致使保險事故發生，因此限制須具備保險利益方能投保保險，可相當程度地防止道德危險的發生。

三、限制投保金額與保險給付金額

將保險利益的客觀上經濟價值換算

為金錢數額後，就被稱為「保險價額」。保險事故發生後，由於損害即為保險利益之反面，被保險人所受到的損害，最多僅為保險價額的全部，基於損害填補原則，保險人所為的給付也不得超過此一數額。因此，保險價額為要保人投保的最高額度，也是保險人的最高賠償額度，保險利益有限制投保金額與給付金額之功能。然而，由於在人身保險契約中生命或身體之價值難以用金錢為客觀的衡量，所以保險利益決定保險價額之功能比較難以在人身保險中實現。

保險法第 16 條：「要保人對於左列各人之生命或身體，有保險利益。一、本人或其家屬。二、生活費或教育費所仰給之人。三、債務人。四、為本人管理財產或利益之人。」本條是針對人身保險的保險利益規定。如前所述，在人身保險上，保險利益除了早期用於防免賭博行為外，在文獻上普遍認為保險利益僅具有防止道德危險的消極功能，而且由於人身無價的觀念，並無法像財產保險的保險利益一樣，還具有限制投保金額與保險給付金額的功能。此外，保險利益於人身保險上發揮了多少防止道德危險的作用，始終都是一個謎團且未獲得證實，在比較法上也從來沒有統計資料顯示不採納人身保險利益的國家，因為保險而發生謀財害命的事件有比要求人身保險利益的國家來得多，進而有

出現鬆綁甚至廢止人身保險保險利益的討論，惟此並非本文此次探討範圍。

肆、人身保險契約保險利益的認定時點

依保險法第 17 條：「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標的物無保險利益者，保險契約失其效力。」人身保險若要保人與被保險人訂定保險契約之後，要保人與被保險人間因身分或其他關係的變動而造成保險利益的喪失，人身保險契約效力是否受到影響致使契約失效？在學說及實務上有以下不同的見解。

一、人身保險之保險利益僅須訂立契約時存在

我國多數學者通說採取「訂立契約時說」，意即在人身保險，只要保險契約訂立時有保險利益即可，其後若因身分或其他關係引起保險利益的變動，保險契約的效力並不因此受到影響，其主要理由在於訂約之後倘若保險利益消滅，要保人未必會告知保險人，保險人實際也難以查核，若使保險契約失效，其後將會衍生保險費的退還問題，致使問題紛繁。另外，從保險法第 17 條文義解釋而言，因條文之文字為保險標的「物」，似應只適用於損害保險，而表彰人之生命身體等抽象損害的「定額」保險中，人之生命身體非保險標的

「物」，損害保險的保險利益必需要從契約訂立時到事故發生時都存在，而屬定額給付的人身保險因為無保險法第 17 條的適用，故只要在訂立契約時存在即可。實務上持相同見解者如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106 年度保險字第 3 號民事判決：「…又人身保險往往攸關被保險人之生命身體安全，若於訂約時沒有保險利益，恐滋生道德危險，然衡諸保險實務，人身保險契約訂定時具有保險利益，而於契約訂定後，保險利益消滅者，並非罕見（例如夫妻離婚、債務人還清債務等），保險人實難以就保險利益繼續存在與否，一一追蹤調查，如認保險利益消滅時，保險契約即失效，其後將衍生保險費比例退還與如何計算短期保險費等諸多問題，徒增紛擾，且無助於防範道德風險之發生。因此，有鑑於人身保險之目的異於財產保險，為防止道德危險並顧及實際狀況，人身保險之保險利益應以「訂約時存在」為已足，不以保險事故發生時，保險利益繼續存在為必要。本件兩造並不爭執系爭保險契約訂立時，梁○微對原告有保險利益存在；又系爭保險契約之要保人於 104 年 7 月 20 日變更為梁○微時，原告與梁○微仍為夫妻關係，梁○微對原告自仍具有保險利益。縱原告與梁○微嗣於 104 年 9 月間離婚，致保險利益消滅，揆諸上開說明，於系爭保險契約之效力仍無影響。」另依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93 年

度保險字第 12 號民事判決：「…保險利益之消極功能仍有防止道德危險或防止犯罪之發生，且要保人對被保險人之健康負有說明義務，如要保人對被保險人毫無保險利益，何以能對被保險人之健康狀況逐一說明，以及解釋其投保動機，故於人身保險，要保人對被保險人仍須有保險利益，始為妥當，惟人身保險之保險利益以訂約時存在為已足，不以保險事故發生時，保險利益繼續存在為必要（參學者劉宗榮著，保險法第 76 至 83 頁）。是綜觀學說見解，無論人身保險是否應引進保險利益之觀念，一旦人身保險契約有效成立後，只要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發生約定之保險事故，保險人即應負有理賠保險金之義務，並不因其事後保險利益未繼續存在而致保險契約失其效力。」

依本見解主張人身保險的保險利益存在時點，僅須「保險契約訂立時」存在即可，保險契約訂立後縱使喪失保險利益，已生效之保險契約效力並不因此受到影響。

二、人身保險之保險利益自訂約時至契約效力持續期間皆應存在

另有學者主張為避免道德危險，無論是損害保險或是定額給付保險，保險利益都必須要從契約訂定時存在到事故發生時才可以，否則保險契約將失其效力，本見解所持的主要理由為基於人類

生命、健康的無價性與優越性，對於人身保險道德危險的控制，必須採行較財產保險更為嚴格的標準，在價值判斷上應以「減少道德危險」優於「維持保險契約效力」作為考量。實務上持相同見解者有內湖簡易庭 100 年度湖保險小字第 2 號民事判決：「…按保險契約，由保險人於同意要保人聲請後簽訂。又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標的物無保險利益者，保險契約失其效力。保險法第 44 條第 1 項、第 17 條分別定有明文。又保險法第 17 條關於保險利益之規定，係屬絕對強制規定，不論變更後是否對被保險人較為有利，保險契約之當事人不得以契約方式變更之，否則無效。…。是被告於 96 年 4 月 17 日離職時，台○銀行對被告即喪失保險利益，系爭保險契約條款對被告之部分，依保險法第 17 條規定，保險契約失其效力，不因台○銀行有無通知異其效力。…」另有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98 年度保險上字第 14 號民事判決：「…惟林○耀於 86 年 6 月 3 日與張○美離婚，渠等二人間已非夫妻或家屬，則至遲於 87 年 1 月（即該次之保險期間屆滿時），已不存保險契約效力。林○耀與張○美既於 86 年 6 月 3 日離婚後，已不具夫妻關係，依法律及約定，林○耀對要保人而言，已無保險利益。…則依系爭員工團體保險契約之被保險人資格限制及保險利益的規定，有關林○耀部分，因不具契約之被

保險人資格，無保險利益，是林○耀與張○美離婚後之各次續保的保險契約，就林○耀部分應失其效力。」

依本見解，人身保險亦有保險法第17條之適用，保險利益自訂約時至契約效力持續期間皆應存在，因此若於保險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因身分或其他關係的變動造成保險利益喪失，要保人對被保險人已無保險利益則該保險契約亦同時無效。

伍、結論

綜合以上見解，絕大部分保險學者都認為在人身保險，只要契約訂立時有保險利益即可，其後即使因身分或其他關係引發保險利益的變動，保險契約的效力均不受影響。至於司法實務上對於人身保險是否需要事故發生時，要保人對於被保險人仍有保險利益，見解似乎尚無共識，而且尚未有最高法院之見解可供參考。其實，上述二種見解最主要的爭議都著重在道德危險的防免，主張保險利益必須要從契約訂定時到保險事故發生時都存在者，所持的理由為避免道德危險的發生，而且認為人身保險應採行較財產保險更為嚴格的標準，所以自契約訂定時到保險事故發生時保險利益都必須存在；而主張保險利益僅須訂立契約時存在者則認為，防範人身保險的道德危險，僅須保險利益於「訂約時

存在」就已足夠，保險實務上如果以保險利益消滅隨即致保險契約失效，後續將另衍生保險費比例退還與計算短期保險費等諸多問題，不僅徒增紛擾，契約若因而失效也對被保險人顯非公平。

本文認同以上多數學者的看法，人身保險只要在契約訂立時有保險利益即可，如前所述，在人身保險上保險利益除了早期用於防免賭博行為外，在文獻上普遍認為僅剩下防止道德危險的消極功能，而保險利益在保險契約訂立時存在就已足以達到防範道德危險，何況人身保險訂約時另還有保險法第105條「須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的規範可作為第二道防堵道德危險的機制，所以，人身保險只要在契約訂立時有保險利益即可，保險契約訂立後縱使因被保險人身分或其他關係異動致喪失保險利益，已經生效之保險契約效力並不因此受到影響。在本案例中，甲公司於訂約時與員工乙間具有保險利益，乙嗣後雖自甲公司離職致身分異動非甲公司之員工，即使甲公司並未通知丙保險公司辦理退保，然該團體保險契約之效力不受影響，乙於保險期間發生意外事故受傷申請保險理賠，丙保險公司自不得拒絕給付。

本文作者：

旺旺友聯產險個人保險理賠部經理